

涪陵縣續修涪州志

涪陵縣續修涪州志卷二十一

藝文志三

文徵三

周興岱神道碑銘

趙懷玉

公姓周氏諱興岱字冠三一字東屏世爲四川之涪州人○中略○時三省教匪滋蔓純皇帝垂問情形公據實陳奏不稍諱飾四年正月純皇帝升遐上命權工部右侍郎調吏部右侍郎時方特詔徵言屢進封事雖家人弗及知也二月兼管樂部事充經筵講官轉左權戶部左侍郎十二月奉命祭告川陝嶽瀆因請回籍省墓五年正月調戶部右侍郎上以教匪滋事以來所過焚掠民人多不得已而從賊迨悔罪投出而所謂安撫者又有名無實命公宣旨贍黃且告地方官善爲經理路

出梓潼值賊衆蠶至居民咸欲走避公於馬上宣布威德令無播徙以安人心民皆感泣慰留禮成還涪涪人以文恭亦嘗乘傳歸里傳爲盛事是役也凡所見聞必以入告事有不便於民者則移檄大吏除之略見措施焉○中略○公姿貌嚴毅望之儼然居官一以文恭爲法兄宗岐亦官翰林早歿任侍郎時請以其階貤贈友愛諸弟與人交坦白無他腸遇是非所在則面折之弗顧以是或不偕於俗然性好朋友公退之暇招集同志談宴以爲樂而意所激發惺惺義形於色予出都後聞公時以爲念及長臺端以書抵予問所宜言予以副相非科道比當論其有關大計者公甚踴之平時以廉慎勗其子至卒語不及私以嘉慶十七年二月葬於某鄉之原廷授自蜀貽書請爲文刻於墓道予名位微烏足不朽公而和公之深則未敢多讓也銘曰繄周之先自楚遷蜀

高曾以來蔚爲右族武達文通雲委波屬泊大司馬立朝惟肅公爲仲子紹庭繼躅考訓聰聽師資自淑載筆登瀛臨文剖璞四方鑑衡中禁頗牧遂躋崇秩咸荷殊擢侍鮮姬媵居謝庭囿仰酬眄遇勿懈宵夙人謂公殊我愛其樸人識公淺我知其熟白君山峙黃草峽束中有幽宮佳氣攸伏勒茲貞珉以永巖谷見耆獻類徵

雙節傳

清何浩如

雙節者謂孝廉杜公昭之妻夏孺人孝廉峭公之女及處士夏公錫之妻蔡孺人庠生如蘭公女也俱生望族夏長於蔡一歲幽閒貞靜善女工通書史乾隆癸亥蔡年十八歸於夏次年甲子昭登鄉薦而夏亦以二十歲適杜家蓋兩孺人爲從姑嫂往來過從相得無間有自來也越四載戊辰夏孺人方二十四歲昭卒而是年錫之卒也蔡孺人纔二十

三歲耳皆無嗣止一女兩孺人各哭其夫哀感蒼昊瀕於死者屢矣顧
念弱女無依隱忍苟活於是夏孺人歸母家與蔡孺人誓死守節出入
必偕初嶠公之配高孺人矢志柏舟稱未亡人至此二十有五年矣於
夏爲母於蔡爲從姑當是時一堂相對儼若嚴師兩孺人依依膝下屏
服節謹笑言凡子姪至親有請見者非奉高孺人命不出中堂至於疏
逖親戚若男僕輩有歷年未經謀面者每旦盥櫛後卽坐高孺人側取
齊孟姬衛共姜楚伯嬴及古今之從一而終者互相講說以勵節操日
午則取班大家女誡十一章以課女兼教之以刺繡縫裳至晚則侍高
孺人說閨中事每及所天未常不感慨歔歔淚涔涔下也如是者亦有
年厥後家計日薄乏儋石儲先世之貲獲婢妾無一存者兩孺人遂合
爨級麻纈寧共給饗殮荆釵布裙親操井臼女當有家之年皆不祿錯

節盤根於斯極矣而兩孺人之心益堅節益懋歲戊戌高孺人以上壽終兩孺人哭之慟蓋自苦節以來相依者三十年哭其親正以哭其師也今既各周甲子矣猶然足不出閨門言不聞峻厲尺步繩趨罔敢縱佚碌碌然如處女非松堅冰潔有得於坤維之正氣而能若是乎且其年相若遇相同心相知而節相等是蓋又有天焉不可多得也作雙節傳

余簞婦傳

清 譚道衢 州人

節婦鄒氏巴縣鄒鳴皋女也性嚴重幼即不好嬉戲家人有嘻噓者啞啞作悲怒聲父母傳以爲笑絕愛憐之將笄議婚鳴皋少許可久之得涪州余氏子德倫因許字焉歲嘉慶丙寅歸于余年十八婉婉善事舅姑伉儷尤篤然遇德倫行稍軼必正色規悛乃止逾年生子璨間歲生

子瑾又間歲生一女甫四月而德倫病是時節婦歸甯母家聞信心悸呼輿兼程奔歸就榻省視倚床自搥淚泔泔下日侍湯藥夜數數焚香告天願以身代時抱兩兒詣榻前呼阿爹德倫彌留中見兩兒摩頂淚落欲言中止節婦睨之問所欲言德倫瞠目視上氣斷續不相屬不能聲也節婦迫以剪刀刲股肉和藥以進絕復蘇喘延半日無聲息節婦試以飛絮頭撞壁穿躡踴無數哽噎幾絕舅姑諭以撫孤迺稍止然淚漬麻衣爲赤時壬申之六月也旣葬除喪代姑理內政事事繩家人以法臧獲無敢嬉笑親主中饋潔滌澣奉舅姑惟謹先是舅姑江右人自其大父遷涪甫二世積資鉅萬中年喪子兩孫孤悵悵如有所失節婦婉勸舅姑置側室廣嗣續舅姑重違其意納妾江氏生二子舅姑相繼逝姑庶弟弱相倚爲命節婦奉之無失禮庶姑母子咸德之有從兄嫂

貧而寡節婦憐其孤苦甚於己也割膏腴數十畝贍之道光戊戌州人士具實以聞於朝得旨旌表建坊入節孝祠年七十一子璨瑾國學生孫士樞議敘從九士峨士驥入邑庠

石母陳太孺人七十徵詩啓

節錄

石彥恬

州人

彥恬生小多疾八歲就傳正三房析而復合之時也與諸孤兄弟同師塾恬較敏異先君子一意刻成恨諸姪不已子若恐他日學不成嚴督責家慈嘗爲言窮達自有定毋過苦人孤兒傷其母心輒復遮其小過而責恬獨不少假彥恬年十九補郡庠逾冠血氣旣盛好任俠惡見卹學究嘗與豪滑亡命遊家益貧愈不謀生事弋獵狗馬弓矢刀劍無不試也先君子愛而弗深責家母則深以爲憂必欲束之繩墨而後快恬爲諸生八年遊歷蜀中幾遍盡交豪傑老生後進稍稍識恬名賓客集

門時復酣歌醉酒遺落世事母嘗謂先君子是兒膽力可用惟狂氣不
除恐終取禍二十七舉鄉薦歸來母乃喜曰此可以章縫束縛是兒矣
自是遊京師師資既博交遊日衆頗延譽於四方三上書兩薦不中庚
辰大困而歸先君於是年下世恬忍死營葬既畢時兩弟兒女漸多食
指至三十口賴恬筆墨養給大吏推薦郡縣禮請無虛歲家居叩門求
書乞作碑版詩文持潤筆來供鷄豚家母顧之樂不喜聞仕進語恬自
領薦至通籍凡五入京師八上春官科名蹭蹬奔走倉皇多違色笑道
光壬辰會試徐熙霖太常時爲給諫得余卷薦之戴金溪尙書已擬中
第三名同事總裁官某以余文有意開天崇風氣一力黜之徐公持余
卷傳觀十八房憤恚爲鏤板播於京中留恬再上明年又落第歸途中
熱病幾死抵門庭損特甚家母益不忍遂極口止恬筮仕謂富貴有命

必欲與決生死無益也况得未必爲福不得未必即非福也甲午冬瀘州徐提舉懷霖携遊貲忽來叩門拉與北上家母堅不放行曰去恐無益徒苦可憐耳懷霖從容說曰麟士今之奇士其才智年力非甘以孝廉老於家者懷與安徒羈驥足可惜已再三啓告乃允其去明年乙未會試後大挑一等引見奉旨以知縣用分掣福建即遣丁回蜀迎養親友勸行不肯發命三弟奉內子來長泰任勸辦家事遺彥恬書教之曰吾鄉土美泉甘工役耕鑿自給先人敝廬可蔽風雨親舊往來雞黍不缺何事七十之年萬里僕僕爲若夫國恩之榮老婦寂居貧家叨受至矣且往來徒增官累何益汝但好爲官足矣

石麟士三君子堂詩序

四川學政譚宗浚南海

自古循吏罕能詩陶潛在彭澤姚合在武功詩工矣而政績不傳若唐

元結之在道州其殆以詩人而能吏事者乎觀其春陵行賊退示官吏詩藹然仁者之言又能以餘暇集賓佐於浯溪上飲酒賦詩文彩風流標映千古信非俗吏所能及矣今見之麟土石君君筮仕閩中所至有惠政當道光時海內晏然民物滋盛與天寶離亂者不同然官吏之貪恣盜賊之橫悍財賦之匱乏夷狄之跋扈已隱然槎枿其間君慨然悼之故其詩憂深而慮遠若預知數十年後之亂萌者其視道州之懷抱又何以異耶余嘗謂古今論詩者大都謂詩足以感人心窮物變此非知詩者也夫詩之作其淺者足以驚天地而泣鬼神而其精者則并足以固人心而維國運昔詩六月序云小雅盡廢四夷交侵言詩廢而天下亂也及其復興也鴻雁之詩曰雖則劬勞其究安宅雲漢之詩曰大命近止無棄爾成凡盛衰得失其見於詩者如此是故其詞哀以懼者

則人有悔心其詞慨以慷者則人有奮志而後一二智略之士遂得感
唱興發各出其才勇以成詡贊之功然則謂周室中興不成於方召而
成於崧高蒸民江漢常武諸詩人也亦無不可三代而後詩義寢佚惟
杜少陵陸務觀所作詩憂時傷亂猶有三百篇之遺音今麟士詩不知
視杜陸何如要於古詩人之義斷必有合也余未與君相見顧嘗於亡
友朱秋醵集識君名字故因君門人之請而序之自君歿後凡十數年
東西羣醜悉以蕩定然而吏治日偷而民財日匱安得如君數十輩落
落然參錯天下爲邦國萬物吐氣乎余覽君詩亦如少陵同元使君春
陵行竊願斐然有作也

明貴州威清道布政司叅政劉四仙家傳

本邑人王應元

我朝龍興東土其入關也首法成周舉逸民顧其中有實係心於舊君

故國不事二姓者亦即聽其自放以慰彼黃冠備顧問之私嗚呼以視前代徵書逼迫急於星火何其度越萬萬也迨高宗特命館臣追錄故明遺臣與本朝交涉一切除去忌諱據事直書則更擴天地之量以振綱常於萬古豈哉弗可及也已顧遺老惟東南爲多蜀處西陲稽考記載惟達州李長祥以崇正癸未庶常南渡後奔走於唐桂魯諸王間授職治兵與大兵抗拒歷十餘年乃見執大帥憐其忠待以客禮後卒逸去不知所終此外則寂寥無聞焉意僻陋竟復無人耶抑或物色之偶未及也今光緒己丑姻家劉笏臣持其先忠愍公白雲書院記囑爲文紀其修復始末節錄其家譜以來披閱之下不覺掀髯起舞曰快哉我涪劉氏值鼎革之際乃有遺臣矢志不貳義薄雲天竟埋幽光二百餘年而後值予表彰之責屬在後死烏容謝哉烏容謝哉爰敬錄其行實

揮毫而爲之傳公諱之益號四仙劉氏忠愍公五世孫也生有文名優
貢擬拔著墨喜堂文集尤工書時以方衡山明末甲申獻賊破涪公一
日葬其停柩四從小江潛遁黔彭會永歷正號粵公自念家世忠孝乃
閒關赴行在授職州牧陞禮部儀制司員外郎旋陞貴州思仁道僉事
監諸營軍丁酉永歷駐蹕雲南公入覲遂授貴州威清道陞布政司叅
政會銜命入黔值王師取黔中被執時征西兩將軍其一吳三桂尤契
重公迫以新命先令中軍陳某忱以威繼命遵鎮馬某飴以甘語公惟
終日流涕以死自誓兩將軍鑒公忠忱不忍加害羈諸營陰縱之戊戌
逸至酉陽隱窮山中凡七年全蜀底定乃回涪返鳳凰山舊居先世劉
氏自洪武至啓禎三百年簪纓罔替門閥巍煥喬柯宰樹佳氣鬱蔥望
氣者喑嘖指點以爲不異平泉綠野者也兵燹後連邨蕩然梓澤坵墟

或所不免乃先人廬墓歸然猶存公不勝慶幸遂杜戶却掃摧橦息機
戢影益避遠也未幾吳藩忽變各省響應方是時忽脫兵火戎馬突興
物情震駭一朝僞命嚴急檄公就職大有祿山封刀刼甄逢吉不起不
止之勢旁人咸爲公危公毅然毫不爲動或探之答曰是能久處覆載
內耶彼昔在燕京不愛於其父入緬甸忍心於其君服事興朝恩寵已
極忽焉背叛委隆恩於不顧陷愛子於極刑是尙爲有人心而爲覆載
所久容耶且若非戕賊吾君者耶恨不手刃之寸磔以紓吾痛豈尙有
說焉容擬議於其間耶吾戴吾頭以俟藏吾血者三年化碧而已亡何
吳逆果敗亡公竟嶢然不滓嗟夫當滇逆變亂時兇鋒所至文若方面
武或專閫半皆泥首丐命犬馬自效求其不爲威怖不爲利疚百無一
二數矣公獨係心於舊君故國以死自誓其所係於綱常名教之重爲

何如也故樊崑來太史蕭星拱牧伯暨涪陵文向諸遺老靡不心折夫公幸際熙朝得以逸民終在當時誠不能無稍晦今則潦淨潭清惟公節義之高與達州李公屹然若二華競標天際弭燄而闡發之匪特爲鄉邦生色卽勝國剩水殘山亦復爲之增輝猗歟偉矣然公猶有不可及者東南諸老或遁跡緇黃或讀書不應舉公獨不爲矯激之行子孫兩代俱登乙科出爲牧令以視諸先輩尙尤合夫中庸之道或者曰公有文集惜其不傳遂令吾鄉有謝皋羽鄭所南其人不得覩厥遺墨以考滄桑間逸事爲可嘆也是則無可如何者已

楚史氏曰當公晦跡時非獨物換星移卽一身一家亦誠有不勝今昔之感者蓋自始遷以來生聚繁衍一門中梧碧竹翠難縷指數喪亂後舉族離散絕無人焉爲遼東之鶴春霜秋露環顧悽愴此零落之悲之

不能自己乎顧予考劉氏自南渡子羽先生以理學功烈顯五忠之名
傳播南北元代稍不振前明勃興遙與宋埒我朝二百餘年鬱積以至
於今不惟不久否極而泰忠烈之後之復興其在斯時乎今其族丁口
以百計而庠序多高才生傳曰公侯之子孫必復其始余卽庠序多才
有以卜之矣諸君勉乎哉

羅毛妹傳

傅炳堦

羅毛妹平彝女子也父定國江西人賈於滇寓平彝之卑浙廠妻李氏
遂家焉生女毛妹甫四歲而妻亡鰥居無偶以毛妹屬新廠同姓羅延
齡因撫爲若女長而慧美年十六未以許人李召元者鄰村阿舌克之
無賴子也常充鄉練屬於延齡延齡死而日益橫素善定國時定國老
矣又貧無以自存欲因女得金以自給召元爲之媒合遂許之同赴女